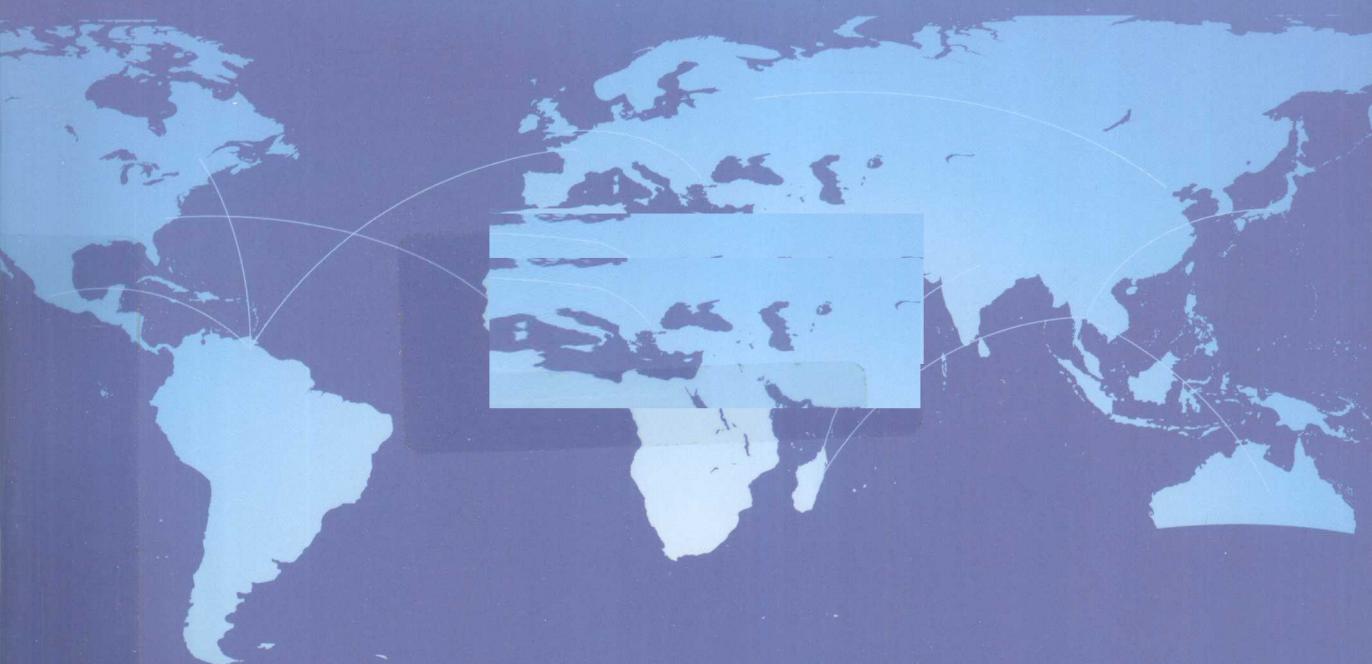


地理学思想 经典解读

DILIXUE SIXIANG JINGDIAN JIEDU

蔡运龙 [美] Bill Wyckoff 主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 1897

科技部创新方法工作资助(2007FY140800)

Innovation Method Fund of China(2007FY140800)

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

蔡运龙 〔美〕 Bill Wyckoff 主编

蔡运龙 叶 超 陈彦光 等 编著
阙维民 李双成 周尚意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蔡运龙等编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ISBN 978 - 7 - 100 - 07405 - 6

I. ①地… II. ①蔡… III. ①地理学—思想评论—西方国家—文集 IV. ①K9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847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

蔡运龙 [美] Bill Wyckoff 主编

蔡运龙 叶超 陈彦光 等 编著

阙维民 李双成 周尚意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405 - 6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8 1/2

定价: 49.0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介绍和解读了西方现当代地理学思想的若干经典论著，收录了从 1864 年到 2006 年间西方现当代地理学学术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 50 部(篇)创新性思想专著或论文。其中包括一些已译介到中国的名著，而更多的是中国读者知其名但不得其详，甚至还不知其名的经典。内容包括名著的作者简介、写作背景、内容提要、作者和论著的影响及评价等。这些论著通过对地理学思想、概念、哲学、方法论、研究内容、科学地位和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反思和争论，大致反映了现当代地理学的四个重要阶段——传统地理学(逻辑实证主义前的地理学)、“科学的”地理学(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人本的”地理学(反思逻辑实证主义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多样化的地理学(所谓“后现代”地理学)——的主要学科革新和学术思想；涉及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理信息科学等所有地理学领域。

本书是激发地理学者创新思维的必读文献，也是大学生和研究生学习地理学思想的教科书和参考书，还可供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球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邻学科关心学术思想的学者参阅。

编写者

蔡运龙 叶 超 陈彦光 阙维民 李双成 周尚意
齐清文 柴彦威 张景秋 甄 峰 李志刚 陈睿山
严 祥 王 羊 赵志强 杨卓翔 张 艳 林静一
韩雅飞 相云柯 任 帅 吴莉萍 戴俊骋 赵 婧
张 凌 蒋 巍

前　　言

这本书缘起于科技部创新方法工作专项重点项目“地理学方法研究”（编号：2007FY140800）。该项目的总目标是“挖掘、梳理、凝练与集成古今中外地理学思想和方法”，其中一个研究任务是“西方地理学思想与方法变革的案例剖析”，研究成果就形成了这本《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

地理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也不可忽视，因为学科身份的界定就是学科合理性和发展方向的界定。地理学者对比都应该有所思考。可以说全部地理学思想都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展开和发展，而答案却是五花八门。有人认为地理学是一门“前理论学科，仅限于描述和分类。既然它不陈述也不检验假设，就没有必要采用科学方法，因而是非科学学科”。^① 但也有人认为，“在所有学科中，只有地理学达到了研究地球及其全部系统的境界，因此它有权自称为人文科学的王后。”^②这两种看法代表了答案的两个极端，而本书收录和解读的西方现当代地理学学术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一些经典论著，更为全面而深入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其实，正如所有现象都在时间中存在而有其历史一样，所有现象也在空间中存在而有其地理。^③ 以人类环境、人地关系和空间相互作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地理学，已成为一门跨越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综合性学科，建立了完整而独特的学科体系。地理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独特和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④

西方地理学的发展可按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和知识环境（哲学、科学技术、社会理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梳理出四个重要阶段：传统地理学（逻辑实证主义前的地理学），“科学的”地理学（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人的”地理学（由反思逻辑实证主义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多样化的地理学（所谓“后现代”地理学）。有西方地理学者将之分别称为传统地理学、“新地理学”、“新新地理学”、“新新新地理学”。^⑤之所以称之为“新”，是因为在思想和方法上有创新。显然，剖析这些创新过程中的经典案例，对于我们的借鉴和自主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书就是这种剖析的一个尝试。

传统地理学是以空间差异为基础的综合学科，其历史可上溯到古希腊的希洛多德和古罗

① Bunge, M. A. *Scientific Research*, Vol. 1: *The Search for System*. New York, 1976: 383.

② Boulding, K. E. *The Impact of the Social Science*. New Brunswick, N. J., 1966: 108.

③ Rediscovery Geography Committee. *Rediscovering Geography: New Relevance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7.

④ 蔡运龙：“中西方地理学思想和方法的流变与融合”，《创新方法》，2009年第1期。

⑤ 保罗·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马的埃拉托色尼(被西方地理学界尊为地理学之父),而哈特向是集其大成者。^① 哈特向的“作为一门空间科学的地理学概念:从康德和洪堡到赫特纳”对传统地理学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当然,说传统地理学的基础是空间(或区域)差异是过于简单化了,这个时期的其他经典表明了传统地理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前瞻性,如马什的《人与自然》是现代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的开山之作,同时也可看到一些“科学”地理学的端倪(如戴维斯的“地理循环”和杰斐逊的“首位城市律”)。

“科学的”地理学力图建立普适性规律。最先作为物理学,然后作为整个自然科学,也作为经济学甚至社会学研究框架的逻辑实证思想和方法被引进地理学;它着重科学理论结构的逻辑分析,又以经验证据来解释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它着重理论、模型和量化,推求因果关系,寻找普遍性抽象法则,追求地理学的“科学”化,即精准性、可重复性和确定性。其主要表现是系统论思想和方法得到广泛认同和应用,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的发明和发展。舍费尔的“地理学中的例外论:一个方法论的检视”是这个阶段的开山之作,哈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则集其大成。哈格斯特朗的“创新波的传播”、沃伯特的“空间背景下的决策过程”、哈格特的《区位模型》等都是这个阶段的经典。

“人本的”地理学是反思“科学的”地理学之缺失的产物。从科学哲学和方法论的层面看,“科学的”地理学之缺失和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可归纳如下:①观察依赖理论,事实并非“客观”;②不可能充分证实,因为观察再多,也不能证明一个全称命题为真;③实证主义方法论是为基础科学定义的,而像地理学这样的综合学科太复杂,以至于难以用严格的科学观限定;④试图排除价值的“中立”科学不仅不可能,而且由于其抵抗这种不可能性而把自身置于科学的应有之义以外。从地理学与社会实践的联系看,“科学的”地理学缺少社会内涵,解决不了很多社会问题;此外,实证主义关于“社会和人的模式”以及“市场经济中的人是有理性的经济人”这两种简单假设,远不能反映现实的复杂性。针对这些缺失,地理学中发展出两种新的思想和方法途径:其一是从“关注社会公正”的宗旨出发,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求思想和方法武器。哈维的《资本的城市化》、马西的“劳动的空间分化: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史密斯的“地理学、马克思与自然观念”、布劳特的“异端的传统”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二是倾向于在“人本”而不是“科学”的范畴内来讨论人的话语权,着重知识的主观性,主张包容性,旨在增进认识和理解,将焦点集中在“人对空间和大地的经验”上,这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是其奠基之作,布蒂默的“白吕纳著作展现的新视野”是另一代表作,哈格斯特朗的“区域科学中的人”也有浓烈的人文主义色彩。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焦点分别是社会公正和人类的情感、经验,二者都关注社会中的人,因此这里以“人本的”地理学包含两者。

随着自启蒙时代以来主宰思想的历史哲学之终结,随着对现代化的反思以及“科学代表进步吗?”的质疑,地理学开始强调后现代世界的空间观点,不仅以理性来解释世界,也重视人类

^① 某些西方地理学思想史著作将洪堡和李特尔开创的现代地理学称为“新地理学”,是相对于古代地理学而言(见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笔者以为其思想和方法一脉相承,而与当代地理学大异其趣,故统归为传统地理学。

感知和地方的复杂性,更加关注知识的条件、论述的角色及社会状况的文化方面,注重探索人的思维体系,强调人地关系的多样性,重视“空间”也重视“地域”,探索“认同”(identity)及其与地域的联系,以文化的视角认识经济转型的动力,并涉及感知、表征和意象,重视伦理和信仰对社会逻辑的作用,并导致了区域研究兴趣的再兴。地理学似乎又回到了哈特向所强调的“区域差异”,但已不可同日而语。地理学思想和方法不断经历着“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辩证过程,呈现出多元化局面。不同思想和方法之间并非简单的否定,而是各有其价值和用处。地理学思想和方法的多样性正如地理本身的多样性一样,既是合理的,也是有益的。格雷戈里的“地域差异与后现代人文地理学”在“后现代”的关联域内总结了这个阶段的地理学特征,哈雷的“解构地图”、克拉瓦尔的《区域地理学导论》、米切尔的“文化战争”、格里奇的“地理知识的性质”等都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作。

值得注意,特纳在“身份之争:人类—环境地理学及其学术重建含义”中指出,那些“混沌”(chaotic)和“多样化”(anarchic)的基础理论,无论在支持者中多么流行,都无助于地理学的繁荣,还很难在知识重构中幸存,而这种知识重构已在科学中开始并必将展开。特纳还警告,地理学对哲学和多样化的兴趣,超过了对适当发展学术结构和体制的兴趣。这意味着地理学思想和方法的多样化必须有一个合理、自治的结构。哈维对此进行了探索,他极大地包容各种后现代论题,又反对后现代主义话语。^① 他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解释的结果,而更注重进行解释的框架。他提出“具体抽象”(concrete abstraction)的概念,这是一种认识论途径,一种分析总体社会结构的具体概念工具,包括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努力表明各种各样的具体抽象……是如何必然地联系着的”;第二,“选出那些有力地综合和解释这些具体抽象之间联系的基本概念”;第三,“运作这个整体系统,建立一套说明(尽管是不完全的说明)社会运动必然规律的综合体,以便解释社会的历史和地理”。^②

联系整个现代科学发展的大背景来看,“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核心的物理学革命,加上其后的宇宙大爆炸模型、DNA双螺旋结构、板块构造理论、计算机科学,这六大科学理论的突破,共同确立了现代科学体系的基本结构。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尽管知识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基本表现为对现有科学理论的完善,没有能够出现与这六大革命性的科学突破相提并论的理论成就或重大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沉寂’至今已六十余年了”。^③ 而在地理学内,本书解读的这些经典却展示出如此活跃、不断推陈出新的地理学思想。正如威尔班克斯在“地理学的挑战与机会”中所言:对地理学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就学术而言,或许没有任何其他学科可与之相比。

本书各篇的排列以所解读文献发表的时间先后而不是发展阶段为序。实际上,所谓“发展

^①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0. (阎嘉译:《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② Harvey, D. From Models to Marx. In B. Macmillan, eds. *Remodelling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1989: 211-216.

^③ 温家宝:“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2009年11月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首都科技界的讲话。

阶段”,在时间上是彼此交叠的,甚至是并行不悖的。之所以要梳理出上述发展阶段,是为了把这些经典文献放在一定学术背景下来解读,但不必认为某篇文献就绝对属于哪一阶段的地理学思想。

本书编写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经典文献的选择,对西方现当代地理学思想史的把握和认知是这种选择的基础,当然不可避免地局限于我们的理解。为了更接近真实,笔者在2008年春访问美国时专门请教了蒙大拿州立大学Bill Wyckoff教授。他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者和地理学思想史专家,长期教授《地理学思想史》课程,对西方现当代地理学思想经典娴熟于心。Bill为我们开列了一个清单,与我们的清单互补,就形成了本书的框架。尽管如此,本书仍然是经典的“集萃”而非全部。由于各方面的局限,若干重要经典尚未包含进来,例如哈维的《社会公正与城市》和《资本的限度》,留待以后有机会时再补遗。

地理学一般可分为学术地理学(*academic geography*)与应用地理学(*applied geography*)两大部分,后者也包括具体地理问题和具体区域地理的研究。这样的划分与国内目前通行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分有所不同,所谓“基础研究”,其实很少甚至没有涉及学术地理学。本书收录的经典,显然皆属学术地理学,是目前我们最为缺乏也最值得借鉴的。当然,应用地理学也有相应的经典,也值得我们借鉴,但也只有留待以后再相机“集萃”了。

读者不难发现,本书趋向于厚今薄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认为近期的经典与当前学科发展需求的关联更为紧密,而且也传承和包含了主要的传统思想渊源。例如,特纳的“身份之争:人类—环境地理学及其学术重建含义”就直接追溯了各种地理学思想的历史脉络直至古希腊;再如,罗兹的“重新审视地貌学的动力学基础”也阐述了当代地貌学的历史渊源。

对各篇的解读也不可避免地局限于各编写者的理解,这正如“观察依赖理论,事实并非客观”一样,排除个人理解的“中立”解读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科学”。读者对本书亦当有自己的“解读”。

本书的编写者都是在地理研究第一线的大忙人,能抽出时间和精力做这种不太功利的工作,实在是需要有些“学术”精神的。在此,我要向他们的参与、支持和学术精神致敬和致谢。此外,黄秋昊博士利用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机会,帮助收集了很多国内阙如的文献,也谢谢他。

蔡运龙

2010年8月于北大

目 录

前言

马什 人与自然(1864 年)	1
拉采尔 国家领土的生长(1896 年)	6
戴维斯 地理循环(1899 年)	14
麦金德 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 年)	30
森普尔 地理环境的影响(1911 年)	38
巴罗斯 作为人类生态学的地理学(1923 年)	49
索尔 景观形态学(1925 年)	56
维达尔 人文地理学原理(1926 年)	65
杰斐逊 首位城市律(1939 年)	72
赖特 未知领域:构想在地理学中的地位(1947 年)	78
舍费尔 地理学中的例外论:一个方法论的检视(1953 年)	87
索尔 地球上人的能动性(1956 年)	97
厄尔曼 交通的功能和相互作用基础(1956 年)	103
哈特向 作为一门空间科学的地理学概念:从康德和洪堡到赫特纳(1958 年)	112
哈格斯特朗 创新波的传播(1962 年)	121
帕蒂森 地理学的四个传统(1964 年)	129
沃伯特 空间背景下的决策过程(1964 年)	132
哈格特 区位模型(1966 年)	137
格拉肯 罗德岛岸边的足迹:从古代到 18 世纪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1967 年)	146
哈维 地理学中的解释(1969 年)	155
哈格斯特朗 区域科学中的人(1970 年)	167
布蒂默 白吕纳著作展现的新视野(1971 年)	175
索尔 地理学的第四维度(1974 年)	188
段义孚 人文主义地理学(1976 年)	194
布劳特 异端的传统(1979 年)	204

迈尼希	注视之眼:同一景象的十个版本(1979年)	213
贝里	创造未来的地理学(1980年)	221
哈特	地理学家艺术的最高形式(1982年)	230
玛西	劳动的空间分化: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1984年)	240
哈维	论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历史唯物主义宣言(1984年)	245
哈维	资本的城市化(1985年)	255
约翰斯顿	地理学的未来(1985年)	260
刘易斯	超越描述(1985年)	268
格雷戈里	地域差异与后现代人文地理学(1989年)	273
哈雷	解构地图(1989年)	287
史密斯,奥克弗	地理学、马克思与自然观念(1989年)	299
马伦逊	自然地理学中的混沌理论(1990年)	309
威尔班克斯	地理学的挑战与机会(1992年)	318
多摩什	女性主义与人文地理学(1996年)	321
怀特洛克,巴特莱	过去12.5万年美国西北部植被和气候变化(1997年)	335
克拉瓦尔	区域地理学导论(1998年)	338
米切尓	文化战争:文化是政治的别名(2000年)	347
格里奇	地理知识的性质(2002年)	359
特纳	身份之争:人类—环境地理学及其学术重建含义(2002年)	367
约翰斯顿	空间中的秩序:作为“距离”学科的地理学(2003年)	383
利文斯通	将科学置于地方:科学知识的地理(2003年)	390
古德柴尔德	地理信息科学,地理学,形态与过程(2004年)	400
斯卡格斯	美国地理学中的气候学(2004年)	407
马丁	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2005年)	421
罗兹	重新审视地貌学的动力学基础(2006年)	431

马 什

人与自然(1864 年)

乔治·珀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 1801—1882),美国地理学家、外交家、立法委员、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以及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801 年生于美国伍德斯托克,1882 年卒于意大利瓦隆布罗萨。曾在哥伦比亚大学、马萨诸塞州罗维尔学院任教。历任美国国会议员、美国驻土耳其公使和驻意大利大使。研究过古典文学和语言学,能操 20 种语言。在学术方面主要研究人地关系和自然保护,主张人类应保护自然、改良自然,强调人破坏自然的危险性。他于 1864 年出版的《人与自然: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自然地理》^①一书是 19 世纪地理学、生态学和资源管理的重要著作。该书主要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和自然保护的思想。因此,马什被称为现代环境保护主义之父,其著作也被誉为“环境保护主义的源泉”。^②

1864 年《人与自然》的出版是公共环境保护的转折点。在这一年,美国政府将约塞米蒂公园作为一个约定受保护的公共公园转让给加利福尼亚州。几年以后,即 1872 年,联邦政府建立了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黄石公园。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发端与马什、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缪尔(John Muir)、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等伟大人物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吉福德·品彻和西奥多·罗斯福等拥有环境管理职权的自然保护主义者联系在一起。

一、《人与自然》的主要内容

在《人与自然》一书的前言中,马什简要介绍了这本书创作的目的,即他希望通过这本书来展示人类是如何改变地球的,并提出了自然保护和修复的方法。该书第一章概述了罗马帝国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所发生的自然条件的恶化,随后他按照历史发展的时序回顾了人类在不同时期对自然的影响。书的后半部分阐述了人类活动对生物、水域、沙丘等自然要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第二章介绍了美国和欧洲的植物、植物物种的迁徙及其对土壤等自然要素的影响、部分植物物种的灭绝;动物物种的起源、迁徙和灭绝,其中重点介绍了鸟类、昆虫、鱼类等动物的演变。第三章以森林为主,从温度和湿度两个方面阐述了森林对自然的影响,说明了破坏

^① G. E. Marsh. *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Daniel G. Payne. *Voice in the Wilderness: American Nature Writing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UPNE, 1996.

森林所导致的后果,如洪水、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加剧等,讨论了美国和欧洲等地森林破坏的原因,指出人类应该关注森林的生态和经济价值,努力改善现有的状况,大力植树造林。第四章以水域为中心,分析了人类筑堤、排水、灌溉、修建沟渠和运河等活动所产生的气候和地理效应,并以尼罗河地区、瓦尔迪基亚纳地区和托斯卡纳马雷马地区的水文状况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为例加以说明。第五章则重点介绍了沙漠、沙丘的起源、形态及其对地理环境的影响,讨论了加斯科涅、丹麦和普鲁士等地的沙丘,指出恢复沙丘的好处并列举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政府改善工程。在分析人类活动的环境效应的基础上,马什强调人类在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对自然的保护和修复,极大地破坏了自然平衡。同时,他也针对不同的活动和影响,提出了拯救措施,如植树造林、排水和灌溉、修建堤坝和水坝、生物种群控制、公有制等。在文章的最后一章,马什讨论了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的可能影响,其中重点探讨了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莱茵河的改道等重大工程的环境效应。最后,马什总结道,虽然个人对地球的影响不明显,但人类群体的活动可能改变地球的结构、组分和命运。

二、马什的主要观点

《人与自然: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自然地理》,这本书的副标题比正标题更能准确地描述此书的内容。马什为该书的修订版(1874年出版,1882年第二次出版,1885年作者去世后再次出版)起了一个更确切的书名——《人类活动改变的地球》,因为他注意到该书的重点并不是谈论人与自然或社会与环境的所有关系。由于缺乏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地理和环境状况的认知,他仅仅对人为因素引起的部分环境变化作了评价。他讨论了土地覆盖的变化,特别是森林砍伐、湿地排水、地表及地下水资源的变化、沙漠的产生和扩散、植物和动物物种的变化等。

针对美国人对自然的肆意破坏,马什批驳道:“地球仅仅给予了人类使用的权利,而不是消耗,更不是肆无忌惮地浪费的权利。人类把这一点遗忘得太久了。”马什将地球比作一座房子,他十分形象地说道:“甚至到现在,我们还在为得到取暖和煮汤的燃料而劈开我们住所的地板、壁板、门和窗框,在缓慢的科学进步能够提出一种更好的经济制度之前,世界已经等不及了。”针对人类对自然的破坏,马什警告说:“人类无知地漠视自然规律的结果就是土地退化。”“人类从事的活动推进到哪里,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就延伸到哪里,受影响地区的地表将变得像月球一样荒凉。……由于人类的破坏行为,地球正迅速变成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家园。假如人类再重复走过一个同样罪恶而短视的时代,随着罪恶和短视的膨胀,地球就会陷入资源耗尽、地面碎裂、气候无常的境地,以致有堕落、野蛮,甚至物种灭绝之虞。”

马什在《人与自然》一书中描述了人类活动破坏森林所导致的恶果,其中写道:“巨大的森林已经从山坡和山脊上消失;树下腐叶和枯枝堆积形成的植物质土壤、在树林边缘形成的锯齿形高山带和高地四周的草原土壤已被冲刷无遗;由于为古运河供水的水槽和水库受到破坏,或是因为出水泉眼干涸,曾因灌溉而肥沃的草地被废弃而荒芜;历史歌谣里有名的河流变成了涓

涓细流，装点和保护小水道堤岸的柳树也已消失，小溪不再终年有水，因为流入古老河道的涓涓细流在进入低地之前，不是由于夏天的干旱而蒸发得精光就是被干裂的土地吸收殆尽；小河的河床变成了宽宽的卵石和砾石滩；通航江河的入口处受阻于沙滩，往日商务繁忙的河口港湾被河流挟带的泥沙淤积变浅；港湾底部上升，致使流入它的河流的流速变慢，把浅海和肥沃的低地变成了不能耕种的瘴气重重的沼泽。”

马什强调自然不是某种外在于人类生命的存在，人类生命乃是其自身的自然创造者。《人与自然》这本书出版之前，马什在写给他一位朋友的信中谈及了他的写作意图：“这本小册子所要说明的是人创造了地球，而不是地球创造了人。”换句话说，自然不能再被视为实际上外在于人类社会的自在世界，而是应被看作是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人类改造的作品。因此，马什的这种观点使以前从未进入人类历史领域的自然议题开始成为人类历史问题，并借以警示人类改造地球的后果。马什断定：“人处处都是一种不安分的力量。无论他的脚步移动到哪里，大自然的和谐总是转变为不和谐。在所有的生物机体中，只人在本质上被看作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人能驾轻就熟地使用自己的能力，而自然则完全是软弱无力的。”

三、环境伦理

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环境哲学，学者称其为环境伦理学，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中心的最基本的世界观。近现代西方世界的两次工业革命推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以至于环境问题接踵而来，甚至威胁到了我们的生存，西方伦理学家们才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19世纪中叶以前，许多学者都认为，人对自然的干预会使自然变得更好，这种乐观主义的情绪在布丰伯爵(Count Buffon)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等著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与同时代盛行的经济乐观主义不同，马什将“人”看作自然和谐的干扰者。并指出，人类的许多活动，譬如森林滥伐，使文明仰赖的自然资源枯竭了，他认为这种因素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

尽管马什在本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但我们不能轻易地认为他捍卫的是无拘无束的大自然，因此这是误解了他的意图。正如马什所表达的，“我所能期望的一切，就是指出和说明人类行为在哪些方面、以什么方式对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的自然条件业已或可能造成伤害，或带来益处，以此来激起对于富有经济重要性之论题的兴趣。”人类可能已对“所有生机勃勃的自然种群”发动了无情的战争，但也通过驯化使其中的很多种群变得温顺以为人所用。在马什看来，荒野，或者丰饶却难以利用，或者干燥而贫瘠。他期待这样一个世界：它可以容纳活力十足而欣欣向荣的人类社会，这个社会从事农业和一切的文明技艺。

马什最尖锐的观点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作出的许多改变，不管是出于好意还是由于忽视了后果，都损害了自然环境的效用。他指出应将山坡上的森林维持在相对原始的状态，这不是为了森林本身，而是为了防止土壤侵蚀，并保证全年都有可靠的淡水供应。森林和山峦同样很

美,美学代表着人类的一种价值观。人们可以从马什的书中认识到某种要求,即人与自然间的平衡;在这一平衡中,人类的需要得以满足,自然的和谐得以保护。他相信有这样一种可能:人类在破坏着自然,但是人类也可以成为自然的合作者,同时成为这种被干扰了的自然的恢复者。

与同时代的人一样,马什接受了生态中心论的部分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自然比人类重要,强调环境对人类生命和生活的重要性。不过,通过对人类破坏活动及其后果的记载,他对广泛流行的乐观的环境改变论持怀疑态度。马什倾向于把无人居住的自然界看作是和谐的、不变的,或者最多是有缓慢和逐步的变化。马什强调环境中强大的人类能动力和破坏性,只有更好地理解了这种破坏性对复杂自然进程的影响,才能制止和告知人类,最终才能避免这种破坏的发生。所以,马什认为在人类历史时期,自然所发生的任何突变或根本性变化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

可见,马什的立场仍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人对地球的管理不单纯是经济活动,还需要有伦理的态度。这是对后来环境伦理思想的重要贡献。而正是自从马什《人与自然》一书的发表,关于人类控制自然的乐观主义情绪才开始消解,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人对自然的破坏。

四、本书的影响

马什的思想影响深远。1955年,许多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聚会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举办了“人与自然关系状况专题研讨会”,以此纪念马什。而这次会议为以后的环境保护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虽然工业化仅仅是间接地进入马什的分析之中,但它却构成了马什所描述的生态破坏的主要动力。《人与自然》这本论述地球生态破坏的先导性著作(1864年刊印),正好在马克思批判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名著《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刊印)问世三年之前出版,有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巧合。^①这两部著作都是对工业革命产生的影响的回应。马克思的观点启发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而马什的观点将斗争的目标放在限制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方面,这又比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②(《自然辩证法》,写作于1873—1883年)早很多年。

“全球环境变化”一词的广泛使用也只是近几十年的事。而目前对这种变化的关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更广泛。不过在广泛地讨论全球变化之前,它却以比较零散的形式存在着。《人与自然》一书试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人类如何破坏自然,是第一部致力于调查和评估

^①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与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朱书刚译,《财经政法资讯》,2007年第3期。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58页。

人类活动对地球影响的大型著作。在马什看来,罗马并非唯一的经历过环境危机的文明社会。由于马什对地中海国家、欧洲和北美洲等比较熟悉,他重点讨论了这些地区的环境问题,对世界其他地区则描述较少。尽管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局限性,这本书仍不失为全球变化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通过广泛阅读国内外文献,积累和获取了最好的材料,并通过亲自考察美国北部和地中海周围地区充实了这些材料。马什自始至终都强调“次要的和间接的”人类活动的影响,其中包括无法预料的、出人意料的、遥远的以及令人失望的结果。在很多方面,他的这些强调远比现代科学观有道理,现代科学过多地强调地面覆盖物的改变在气候变化、沙漠扩散和山洪暴发中的作用。

马什对后来很多思想的产生都有重要的影响,他明确而又坚定地陈述了很多主题,这些关于人类对环境影响的主题已经成为 20 世纪关注的焦点。然而,现在还很难确定他对这种关注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远。由于与后来的气候观点一致,也很难确定他的观点是多久之后才被重新发现的。例如,俄国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沃耶伊科夫(1842—1916)在主题和精神上都紧跟马什,1901 年,他对人类改变的土壤及其覆盖物以及气候、水平衡、沉积物等领域进行了大量深刻的评估。沃耶伊科夫和马什都很关注德国地理学家恩斯特·弗里德里希提出的“掠夺经济”或破坏性地占有和开发土地的观点。很多国家对森林和土壤保护活动都有同样的关注,由于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和其他地区发生了沙尘暴等自然灾害,这项活动得到了额外的推动和众多的支持。1955 年,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了主题为“人类在地表变化中的角色”的会议,该主题是由该会议的组织者地理学家卡尔·索尔(Carl Sauer)和社会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确定的,后来这一天被定为“马什的节日”,以纪念这位《人与自然》的作者。依据近一个世纪以来诸多学者的观点并参照人为因素引起的新的环境变化,1956 年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和回忆录更新和补充了马什的分析。后来的学者还论述了从马什观点中发展出来的一系列更加新颖的主题,关注全球变化就是其中一个;《人类活动改造了的地球》(*The Earth as Transformed by Human Action*, Turner et al., 1990)是另一部关于人类影响的经典论著,该书大大扩展了 1955 年普林斯顿会议以及马什《人与自然》的内容。它的核心内容包括全球环境的主要要素与过程,记录了自 1956 年以来各地发生的很多未被认识的、多样的变化。

(王 羊、赵志强、李双成)

拉采尔

国家领土的生长(1896 年)

一、拉采尔其人

弗里德里希·拉采尔^①(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是 19 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因为提出生存空间概念以及对德国高校地理学发展的贡献而闻名于世。拉采尔的父亲是巴登大公国公爵家族成员中的一个头面人物。他在卡尔斯鲁厄高级中学学习六年之后,于 15 岁那年成为一个药剂师的学徒。1863 年,他到瑞士苏黎世湖畔的拉波斯维尔研习古典文学。从 1865 年到 1866 年,他在鲁尔区克雷费尔德附近的默尔斯又学了一年的药剂学。然后在卡尔斯鲁厄高中度过短暂的时光,于 21 岁那年开始了大学生活:先后进入海德尔堡大学、耶拿大学和柏林大学,成为动物学专业的学生。

1868 年完成大学学业之后,拉采尔开始了一个时期的旅行,并因此由一个动物学家(生物学家)变成了一个地理学家。他开始在地中海地区开展野外考察,并且撰写游历通讯。由于这些通讯,他获得了一份工作,那就是为《科隆杂志》撰写旅行报道,而该杂志则为他进一步的旅行提供了资金和帮助。

拉采尔从事过几次探险活动,其中最漫长也最重要的一次是 1874—1875 年的美国、古巴和墨西哥之行。这次旅行是拉采尔事业的转折点。他开始研究德国血统的民众在美洲的影响,特别是对中西部的影响;同时也研究北美其他种族的影响。1876 年,他完成了一个书面报告——《北美城市和文化概论》,这个报告开拓了文化地理学领域。根据拉采尔的观点,城市是研究众生的最佳场所,因为城市生活是“混合的、压缩的和加速的”生活,从而显示出民众的“最重要、最美好和最典型的侧面”。拉采尔曾经到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里士满、查尔斯顿、新奥尔良以及旧金山等地旅行。1875 年他从旅途返回祖国,变成了慕尼黑高等技术学校的地理学讲师。1876 年升为助理教授,1880 年成为正教授。在慕尼黑,拉采尔完成了几本著作,据此造就了自己的学术生涯。1886 年,他进入莱比锡大学任教。从此,拉采尔在莱比锡工作,直到 1904 年 8 月他在阿莫尔兰德突然去世。

^① 关于拉采尔的主要资料来源: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Meteorology at Valparaiso University. Available: <http://www.valpo.edu/>; Wanklyn HG. Friedrich Ratzel: A Biographical Memoir and Bibliography. Cambridge, England: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61.